

# 持續進修激發創意與眼光

## 莊冠男

### 暢談 40 年電影之路



▲ 莊校友說持續進修很重要，多年來努力不懈鑽研電影理論，才有實力勝任電影監製一職。

原名莊冠男（80 新亞哲學）的莊澄（John），訪問期間不斷引述大師的理論及說法，「有些人說拍電影，靠經驗及技術慢慢撞出來就會有魔法，但是否先想通背後理論會更好？」經他手監製及出品的電影逾 100 齣，《無間道》、《野獸刑警》、《志明與春嬌》、《頭文字 D》等帶來票房及獎項，實際經驗勝過不少人，但他堅持尋回背後的理論基礎，「理論可以用來反證到什麼才是正確，始終我並非讀電影專業出身，持續進修對於電影監製很重要。」看多點電影、多閱讀文學作品及多寫劇本，是他堅持維持創意與眼光的不二法門。

主修哲學副修中文的莊校友，year 1 是讀化學的，「入中大後認識了一些哲學系的同學，聊天時發現他們的思辨方式及喜愛的話題也與我很接近，於是 year 2 轉到哲學系。哲學系畢業生大多選擇教書，但我心想既然可以自行選讀科目，應該也可以選擇工作，自己不想將來朝九晚五地工作，當時又正值電視及廣告兩個行業起飛，電視相對上較易入行，我也有興趣向編劇方面發展，於是決定入電視台。」

首份工作是無線電視資料搜集員，工作性質集記者、公關及編劇於一身，但只做了兩年零三個月，「性格不喜歡交際應酬，慢慢發覺不太適合在媒

體工作，於是推翻之前想法轉去教書半年，半年下來百分百肯定自己不適合教書，於是轉職電影公司。」當時加入了新藝城的母公司金公主電影公司，在廣告部做撰稿員，幫電影撰寫



▲ 莊澄（前排中）入讀中大後喜歡中大泳池，即參加校隊選拔，結果連 50 米也游不完，求教練讓他陪練。「兩年後，奪得個人全場冠軍，過程刻苦卻培養到自信，是日後能在電影圈生存的原因。」

宣傳語句，以及將西片翻譯成中文，最拿手是改片名，「代表作是發行 Stanley Kubrick 的“The Shining”，導演要求中文名字要跟英文的同音，要向他解釋名字背後意思才肯收貨，於是我譯作《閃靈》。後來發行“Lethal Weapon”，華納電影公司說因為主角有兩個人，很多人也譯作什麼雙雄，他們堅持不想要這類譯名，於是想出了《轟天炮》。」

做了一段時間，又開始納悶，「我肯定是喜愛電影的，但最想成為電影的一部分，朋友知道我從事電影行業，時常會問我有份參與哪齣電影，結果是沒有任何電影出現我的名字！開始心想是否應該參與製作，而作為文字

人，編劇可說是最快可以參與電影製作的門路，幸好遇上了林嶺東導演這位伯樂，他與我傾談後覺得我勝任編劇工作，於是開始了編劇的生涯。」不過名字首次在電影出現卻非因編劇，「話說林嶺東導演正拍攝《監獄風雲》，對主題曲的歌詞不太滿意，見我經過就捉了我去幫手；從來沒有音樂天份，甚至可說是五音不全，但機會來到沒理由不去捉緊，於是放膽一試。那首歌名字叫《充滿希望》，雖然不及電影內另一首歌《友誼之光》流行，填詞人一欄寫上莊冠男，是唯一一次用真名示人，日後不論擔任編劇、監製及出品人皆用莊澄這個筆名。」

### 讚賞七十年代新浪潮電影導演

剛入行時，正值八十年代香港電影興盛，莊澄說原因有很多，「香港人才華橫溢，特別是七十年代中一批新浪潮導演，包括許鞍華、譚家明、徐克等，全部到過美英讀電影，是有學術訓練的導演，對香港電影的沖擊很大，令到電影種類瞬間百花齊放。加上香港電影從來也是依靠海外市場，當時



▲ 2020 年在香港電影資料館「影談系列」焦點影人放映活動後，莊澄（右）出席映後談，以監製身份講解製作《無間道》來龍去脈。



▲ 莊澄（中）監製的《野獸刑警》獲第 18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，迎來事業的第一個高峰。

港產片去到東南亞、台灣及韓國很受歡迎，於是衍生了不少獨立製片人，簡單來說例如用 200 萬元拍齣電影，單是賣埠已收回 150 萬，差不多封了蝕本門，令到行業愈來愈興盛。」

可惜好景不常，九十年代港產片水平下跌，而東南亞亦發展了本地的電影，所以港產片的海外市場嚴重萎縮。「舉韓國為例子，他們國家於八十年代中致力發展電影業，資助及派人到美國讀書；近年韓國甚至搶走了周邊地區大部分電腦特技的生意，不少電腦特技公司收取國家資助，將收費減至最低，政府也會訂立政策，規定戲院每年超過一半時間只可放映本土電影，推動本土電影業發展。」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，香港電影更難走下去。「香港電影的問題只得一個，就是人才不足，原因是八十年代電影興盛之後，出現濫拍情況，甚至有片商教導演拍戲，搞垮了這個創意工業。九十年代起大量獨立製片流失，不少從業員轉行，令行業出現斷層。政府近年成立電影發展局，推出資助年輕人拍第一部劇情電影計劃，同時也有劇本孵化計劃，這些都是正面做法，希望可以鼓勵更多人才加入電影行業。」

### 倪匡自學成為出色編劇

不過真的要入行，莊校友說持續進修很重要，「例如科幻片場面及特技達至頂級，但觀眾入場後卻不喜歡，

《星球大戰》導演 George Lucas 說過，但凡科幻片一定要有個好故事，否則整套電影是沉悶且沒意思，這些在書本上早已記載，所以說讀書真的很重要。有了相關的知識，多看點電影，然後就要想怎樣去培育創意；大導演黑澤明曾說過，年輕人想加入電影行業是非常簡單的，拿出一疊紙及一支筆寫劇本，不懂得寫的話，就多看文學作品。正如倪匡沒讀過大學，也能寫到出色劇本，跟他聊天時得知，年輕時已讀完所有翻譯小說，而且記性十分好，可以全記進腦袋，那就寫什麼也可以。」

擔任電影監製多年的他說，監製就像是 CEO，「投資者將錢交給電影監製，監製就去找導演及整隊工作人員來完成電影，並盡力令到電影能賺錢，投資者有任何問題會找監製去問，監製同時也要領導一眾導演、編劇等完成工作，幫助他們解決所有問題。我時常說笑，電影票房成功時，老闆會拍拍導演膊頭稱讚他，而忘記了監製，但萬一票房不濟，第一時間卻找監製問責！所以監製最重要是有遠見，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，同時要有策略達成目標，當然要有領導才能以及對財務的敏感性，要懂得如何分配資金，性質上跟公司 CEO 是沒有分別。」

他說這些技藝與中大讀書關係很大，「我讀哲學也喜愛佛學，在工作上可以用到的有很多，但記得出來工作後，有次見到李天命教授，我感激他當年教授的知識能學以致用，他卻勸我不要那麼多，用多了就會太學術化。原來你掌握了一個技藝，不代表每次也要全放進去，就像電影配樂一樣，不是要將所有音符都塞進去才好聽，要像中式水墨畫般懂得留白，展現一個新境界。」🎨